

明代文学 与地域文化研究

◎ 朱万曙 徐道彬 编

黄山书社

明代文学 与地域文化研究

◎ 朱万曙 徐遂彬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朱万曙、徐道彬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6

ISBN 7 - 80707 - 257 - 1

I. 明... II. 朱... III. ①文学史—中国—明代—文集
②文化史—中国—明代—文集 IV. I209.48 - 53 K248.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770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3 字数: 51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 册
定价: 46.00 元

前言

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从作家创作上看,任何一个作家,其生活的积累、创作的过程,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域文化土壤,无论是其出生、生长的环境,还是其参与社会活动的环境,实际上都是在特定的地域进行和完成的,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的因素。从接受影响看,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往往对一定地域的文化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乃至成为某一地域的文化象征。有鉴于此,2003年11月4—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承办,在安徽大学举行,与会正式代表65人,收到学术论文51篇。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从地域文化审视明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地域角度对明代文学进行了重新审视。有的论文比较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有的论文对明代诗人的地域分布进行了普查、统计,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有的论文分析了地域文化因素在明代戏曲小说中的表现,探讨了地域色彩的在文学作品中的凸显及其规律。在讨论中,有的代表强调,地域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地域文化间的差异,而且要注意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要注意本地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而且要注意客居地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有的代表指出,地域文化应是区别于其他地域稳定的、有特色的、由经济文化的互动形成的独特

的情感形式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圈,它必然渗透到生长于本地域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从而影响其创作;还有的代表认为,明代中后期,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吸引了大量的作家定居,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作品,这是文学与地域经济良性互动的典型例证。

本次提交会议的论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的个案研究,对以往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挖掘。有的论文则从时代风尚、理论或流派入手,对明代文学史进行了新的观照。这些论文虽然不是从地域文化的视角进行的探讨,但就明代文学研究而言,仍然是有价值的成果。

与会学者们在讨论中还对明代文学研究方法和走向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例如,如何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问题,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明代文学研究多元化问题,明代文学与前后时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如何打通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对明代文学开展综合研究问题等。

本次会议期间,“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正式宣告成立。会议推举了章培恒教授担任会长,还推举了顾问、副会长、秘书长和理事,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每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每半年出一次会刊,并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上开辟明代文学专栏。

总之,这次会议有着学术上的丰富收获,在请各位论文作者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和定稿后,现由承办此次会议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将论文结集出版。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章培恒教授、陈洪教授、何永康教授都给予了关心和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有几位代表的论文因为已经在刊物发表,现尊重其个人意见,不再收到集子里。

编 者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目次

	前 言	(1)
黄 霖	徐奋鹏及其《诗经》与《西厢记》研究	(1)
黄仕忠	《四太史杂剧》考	(19)
李 庆	《郑骞〈冯惟敏及其著述〉补正》 ——关于冯惟敏生平的几个问题	(33)
王 政	安徽方志所见民间演剧史料表释考论	(50)
胡金望	阮大铖家世考略	(59)
汪龙麟	清代李渔研究发微	(71)
王建科	论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寻亲主题	(83)
王 平	中国古代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	(106)
李忠明	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三次转移与小说 风格的转变	(125)
杜贵晨	《西游记》数理机制论要 ——从神秘数字出发的文学批评	(141)
陈 洪	论《西游》与全真之缘	(161)
徐定宝	重评“二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78)
李金松	袁刊本《水浒传》“李卓吾评”确属伪托 之新考	(193)
张孝进	“水浒”二题	(203)

魏世民	一部宣扬忠义报国思想的小说 ——谈《水浒传》的主题	(211)
陶慕宁	从《金瓶梅》中的称谓看小说的幽伏之旨	(223)
刘艳琴	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	(230)
张次第	曹 萌 明末尚情思潮及其对婚爱小说的影响	(250)
左东岭	20 世纪以来心学与明代戏曲小说关系研 究综述	(264)
周明初	明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相关问题	(274)
陈书录	明代文学思想转型期徐渭与王世贞之比较 ——兼论吴越文化、朝野文学之异同 及影响	(293)
陈庆元	谢肇淛与《小草斋集》	(314)
徐子方	从宋濂、刘基的早期诗文看其由元入明前后 的心态	(339)
曹 虹	归有光与清代古文醇雅传统的形成	(349)
何宗美	竟陵派与复社关系初探	(356)
雷 磊	杨慎诗学与六朝派	(377)
孙琴安	明代民歌中的性表现	(398)
谭邦和	明代散文论纲	(409)
汪庆元	闵龄诗歌初探	(428)
李庆立	崔建利 胡应麟的文学生涯及诗歌创作	(444)
陆 林	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	(459)
沙先一	顾梦麟《诗经说约》与明代诗经学	(470)
史小军	明代前七子与关学	(481)
宋克夫	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	(489)

田同旭	论山西文学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 ……	(505)
魏崇新	明代江西文人与台阁文学 ……	(523)
邓新跃	明初闽中诗派与高棅的《唐诗品汇》 ……	(536)
王小舒	宋玫及莱阳宋氏作家佚诗考 ……	(557)
赵义山	一位不应被冷落的重要曲家 ——论汤式的人生遭际与曲作贡献 …	(567)
张仲谋	《明词综》研究 ……	(579)
张宏生	清代词评中的明词观 ……	(590)
张 雁	选集与作品的经典化 ——晚明女性文学之接受研究初探 …	(611)
陈文新	王 炜 明代小说批评和戏剧批评鸟瞰 ……	(632)
严 明	钱谦益诗中的棋喻 ……	(658)
韩开元	方弘静交游考 ……	(698)
谢 欣	《复初集》的地域文学色彩 ……	(719)

● 黄 霖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徐奋鹏及其《诗经》与 《西厢记》研究

徐奋鹏(1560—1642),字自溟,号笔峒、笔洞生、笠叟、槃邁硕人等,江西临川人,主要活动于晚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尽管他一生讲道授徒于山野,不求闻达于诸侯,然以其勤奋的著述、独到的建树,曾名噪于一时。然而,云转月移,入清后由于他搞的一套并不太合时宜,其声名就逐渐被淹没。近年来,随着《西厢记》与《诗经》研究的深入,他又被重新注目。1970年,日本传田章教授的《元刊杂剧西厢记目录》不但著录了《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与《槃邁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两种与徐氏有关的《西厢记》批本,而且同时著录了内阁文库所藏的六种徐氏著作,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线索。真正开始对徐奋鹏作研究的是蒋星煜先生的《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一文^[1]。之后对徐奋鹏的研究有所进展的是朱万曙先生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2]及有关论文,其对徐奋鹏评改《琵琶记》的研究特别有新意,并披露了徐撰《琵琶记序》、《西厢记序》。与此同时,《诗经》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徐奋鹏。例刘毓庆、傅文炎等论著中也有所论及^[3]。刘毓庆先生即将徐氏的《诗经》研究归为“讲意派”,说:“徐氏的分析一般都要言不烦,概括有力。……但在简短的分析背后,却有作者一套独特的读诗方法。……也就是说,他为了‘得诗之神’,往往采取‘急看’、‘活看’、‘反看’、‘推深一步’看等多种不

同的方法,揣摩体味,务求探得骊珠。这种方法,是汉唐诸儒做梦也想不到的。这应该是《诗经》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可惜刘先生由于受到一时条件的限制,还未见到徐氏的其他更多的《诗经》研究著作。假如能将徐氏的多种《诗经》著作综合考察的话,定会有更精彩的发明。总之,徐奋鹏是一个近年来重新受到学界关注并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对于徐奋鹏的真正研究,是从蒋星煜先生开始的。他的研究主要是从两条材料着手的:一条是清光绪二年《抚州府志》卷五十九《人物志·文苑传》所载传记;另一条是康熙刊《古今治统》的《弁言》。这两条材料都关系到汤显祖。在《府志》中,提到“鹏年十八,每试冠军,汤显祖为之誉”,“著有《古今治统》二十卷”;而《古今治统》的《弁言》即署“天启癸亥清远道人汤显祖题”。可见汤显祖与这位同乡后进颇有关系,但在《汤显祖全集》中找不到有关与徐奋鹏的材料,未免使人感到遗憾。不过,在蒋先生未见的《徐笔峒先生文集》中还保存着两篇文章,可见徐奋鹏对汤显祖的崇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两篇文章对研究汤显祖也颇为重要,可惜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今不妨录之于下:

一、《刻汝上两大家文序》:

今天下举业文字,千日习之,特供一日之用耳,迨一日售而千日毕矣。试观其未售之前,藜林竹管间,靡不以□镇心,竞为声名,劳此七尺。其一售也,令后进者手争指为绝海飞兔,不可追摹,然历居诸几何而丹青之玩,俄而作渝渝之观,求其精彩快人,远弥光而用不竭者,百不一二。噫,自非学解深拔、理液滋流,其孰能于举业内立言为垂世不朽者!语曰:汝颖之士利如锥。志称风流儒雅,诚斌斌多交会风云,以腹心于公侯,乃若士汤先生、钟尼丘先生两大家尤挺然颖竖于其间。予素狎读汤先生艺。曩当风尚陈浮贴括相高之秋,两先生以

玄屑标之，远神出之。笔墨到处，荡净人间横锦散珠之状而一归之义胜。迨于今，宇中文态经几迁而读先生文者不变也。非宇中不能变先生之文也，先生自能不变于宇中者也。海内士人望义仍宅，如登龙门，获玉茗堂片纸只字，如拱璧。即予伏蚓窠得闻钧天，愈聆愈豁。然意谓此桂林一枝也，乃无何而丘先生迭起焉。丘先生未尝习汤先生也，局亦与汤先生殊也，然丘先生初与予在诸生时，每不屑为诸生语。其不屑为诸生语者，乃其与汤先生符也。细观其飞霞思，吐星华，自成一家言。言不知其从何处来，往往遇人棘手处，入先生手而磔然解也。先生略动翰而神自悠也，真庾[豈欠]所谓“在有意无意之间者”乎！海内人士，家传户诵，有笥不藏先生稿者，谓之掇雌华；案上无先生字句者，觉藜火不光，是中原文坛旗鼓，半属予汝上二雄帅收去。晋人云：“得刘公一纸，贤于十部从事。”予亦谓：得两先生一二首文，胜游槐市数十年。海内之山斗两先生无穷极也。两先生亦不自知其灵被宇内至此矣。夫人以之为一日之用，而两先生顿用之为千秋之业，是非立言举业内而垂不朽者耶！虽然，两先生之理学登圣域，德行领后进，令闻諠天壤，兹艺特其性情之丰标而已矣。丰标表其妙绪，何足以尽两先生也。嗟夫，过高唐者思讴，游濂渙者善彩，汝上之景行，昭然为人共由者，忆明示之在前也。风流儒雅之中，谁属而和《阳春》者。笔洞生徐奋鹏谨序。

汤显祖以“四梦”名于世，然当时“时论称先生制义、传奇、诗赋，昭代三异”（《临川县志》卷四十九《汤若士绝句序》），制义竟列于首位。徐奋鹏的这篇序，正与时论的观点相一致。

二、《奠汤氏两尊人文》：

呜呼，两仪判质而天与地，二曜垂明而阴与阳，人于其间，分而秉之，夫妇攸彰，然人世之缺，类马耳焉，夫孰有如两尊人

者共成厥美者乎：情洽于游圣，响叶乎归昌。人世之态，类掘阅焉，夫孰有如两尊人者一德维行者乎：孟氏女之案洁，贾大夫之技臧。人世之嗣，类委蜕焉，夫孰有如两尊人者继体腾茂者乎：道德挾先圣之奥窔，文章披天孙之锦囊。人世之亡，类泡影焉，夫孰有如两尊人鹤驾同征者乎：生并浴浸于锦水，没并遨游于帝乡。岂其禀天地阴阳灵秀之特异，故迥出人间夫妇之寻常耶？然则，予之于两尊人也，又奚涕之伤。呜呼，所悲者金锡无范，茝蕙失芳，一冷落乎萱室，一惨黯乎槐堂，一云坠乎九野，一星贯乎七襄，一空香山之社，一寂宣文之房。望君子兮少微之侧，仰神姬兮石父之旁。黄鳬掄兮云漠漠，碧台閒兮天茫茫。思两尊人之丰仪不可见，予惟见两尊人于嗣子之文章，玉藻焜煜，金薤琳琅，绵绵馥郁于宇宙，益信公之未逝而母之未亡。恨无长绳系白日，已见巨笔发幽光。予将削竹简而书姆训，勒钟鼎而传义方，示嘉乐于千古，聊慰一时之皇皇。惟灵在天，顾予之将。汤若士先生父承塘公与其夫人相继而亡，诸士人争莫之，予为文。

这是一篇祭文。祭的是汤显祖的父母，但也涉及其“嗣子之文章，玉藻焜煜，金薤琳琅，绵绵馥郁于宇宙，益信公之未逝而母之未亡”，从中不但可见徐奋鹏对汤显祖及其父母的无限崇敬，而且也从中可见徐奋鹏与汤家的较为密切的关系。

在以上补充了徐奋鹏与汤显祖的关系后，再看蒋先生等学者颇为重视的《古今治统》一书及其《弁言》。

在蒋先生引录的光绪二年的《抚州府志》的传记中确实载有《古今治统》一书。光绪《府志》是从康熙四年的《抚州府志》抄录而来。其康熙《府志》卷之二十二《人物考·文苑》所载如下：

徐奋鹏，字自溪，临川人。父国埏，嘉靖间明经选，鹏年十八，每试冠军。汤若士、谢九紫先生并为鹏发声誉。讲道授徒

时常苦《毛诗朱传》烦简不齐，至学者昧比兴之旨，订为《删补》一书，授梓金陵。言者议其擅改经传，请治罪。比达御神庙阅之，谓此书不悖《朱注》，有功《毛传》，事遂寝。部议欲徵鹏入内校书，以忌者沮抑不果。然自是鹏名著四方，裹粮问业屡填户外。著有《古今治统》二十卷，《古今道脉》二十卷，《辨俗》十卷，《怡悵集》十卷。他所纂述皆一时纸贵。学宪骆公日升、陈公懋德咸欲上其书于朝，而鹏春秋已高，无意当世。年八十二卒，学者称为笔峒先生。

受此书影响，后来的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八十二《人物》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等都在徐奋鹏的名下著录了《古今治统》一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比康熙四年《府志》稍晚三年的《临川县志》卷二十一《名贤》中所载的徐奋鹏传记中却不录《古今治统》，而说：“著有《古今道脉》、《治术》、《辨俗》、《怡悵集》。”从时间来说，《府志》与《县志》的作者当均距徐奋鹏相去不远；从地域来看，则《县志》的作者当比《府志》的作者了解得更为亲切，决不会贸然删改。而更重要的是，目前所存的《古今治统》一书《弁言》的题署是“天启癸亥清远道人汤显祖题”数字，明显地留下了作伪的痕迹。因为“天启癸亥”，即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而汤显祖早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即公年1616年已经仙逝，不可能作此《弁言》。对此，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已经指出。因此，《古今治统》一书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至少其汤显祖所撰《弁言》肯定是假的。对此，黄建荣先生曾撰专文加以论说过^[4]，我这里只是再增加一些证据而已。

由于徐奋鹏一时文名颇盛，托名他所作的伪品可能不止一种。笔者曾于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所见的一种《徐笔峒先生精纂万宝全书》，看来也是伪品。此书封面虽标以“徐笔峒先生精纂”，但目录前却题“新刻眉公陈先生编纂诸书备采探卷搜奇全书”，正文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二、十六前又题“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探精便览万宝全书”，卷九、十四、十七、十八、十九、廿一、廿三、廿四、廿六、廿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却题作“新刻眉公陈先生编辑诸书备林万卷搜奇全书农桑”，卷十三、十五则题为“新刻天如张先生精选石渠万宝全书”，卷廿二、廿五、廿七、廿九、三十又题为“新刻四民日用备览万花谷类编相书”。如此杂乱拼凑之作，明显是书商见当时“万宝全书”一类通俗日用类书好销而临时搞成，决非出于徐奋鹏之手。与此相类，日本宫内厅图书寮藏《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新刻眉公陈先生编纂诸书备采万卷搜奇全书》等扉页上都刊有“徐笔洞先生精纂”的字样。这些书既然是“陈眉公”、“艾先生”等编纂，怎么同时又挂上“徐笔洞”的大名呢？显然都是书商为招徕生意之所为。这正像当时不少评点书都挂上李卓吾、钟惺等大名一样。不过，这种现象恰恰使我们看到徐奋鹏在当时的编纂、出版界确实已经很有名气了，以致人们常常打着他的旗号来招摇撞骗。

关于目前所见徐奋鹏的作品，除了有名的《新刻徐笔洞先生批点西厢记》、《词坛清玩槃邁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1963年中华书局曾予影印）、《词坛清玩槃邁硕人增改定本琵琶记》及笔者目前尚未寓目的《诗经主意约》、《魏太史朱订秘笈诗经讲意纲目集注》外，笔者所见的署名徐奋鹏的作品有以下十三种：

一、《诗经删补》，原刊未见。今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刊铜板《採辑名家批评诗经删补》，四册四卷。扉页框内大字题“铜板诗经删补”，右上角题“徐笔洞先生著”，左下题“文奎堂藏板”，框上天头题“採辑名家批评”。卷首有《笔洞子自序》，并附插图数页。正文卷一前题“採辑名家批评诗经删补国风卷之一，笔洞徐奋鹏著，帝乡杨居广编次，仲雪魏浣初、仲敬钟惺合较，羊城天禄阁

梓行”。这些题名比较混乱，都是书商搞的鬼。而最主要的是“採辑名家批评”一语，颇使人怀疑此书系多人所批。其实，此书并非出现多人批评的现象，故其“名家”一词不宜作复数解，而当即指徐奋鹏一人而已。此书系徐氏最早的成名作，今未见其原刊，故不知所谓“杨居广编次”究竟作了多少手脚，很可能即是原本的翻刻本。

二、《诗经捷渡》，扉页题《徐笔洞先生批点毛诗捷渡》，四卷六册，天启乙丑（1625）金陵王荆岑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卷首有顾起元《诗经捷渡序》。此书系《诗经》的评点本，其批语用硃色套印。颇能注意艺术上的分析，如对《关雎》一诗旁批“窈窕淑女”云：“二字重。‘淑’字与‘好’字相照。”其眉批云：“通章重‘窈窕’字，盖于‘窈窕’上见德，非即以‘窈窕’为德也。兴意在‘关关’二字上，见两相关意。”旁批《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云：“妙景。”眉批《卷耳》云：“通章皆托言以写思念之情，非实说也。”诸如此类，颇有一些文学家的眼光。

三、《说诗晤言》，正文前题“诗经辨俗晤言”，三册三卷，残本，存国风二卷、小雅一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藏。其《凡例》云：“是经朱夫子集注，粹无容喙矣，故予删补解注，悉依其义，盖无能易也。若是编又从中阐释发挥，俾其义大显。间有一二语委婉商榷，亦期学者不过泥，以失大旨。”“是编匪旦夕所成，盖考自汉儒注疏、宋儒语录，暨当代瞿唐王薛许谢诸公议论，并参历科程墨，即近时名公文稿，无不互订，盖必求一至当不易之论以著于篇，令学者不劳搜索，不致狐疑不定，始是予心。”

四、《诗经问答》，残本，存六册三卷：二卷《小雅》一册，三卷《大雅》三册，四卷《三颂》二册。中缝题《诗经问答》，卷三前题《诗经百方家问答大雅三卷》，下题“临川笔峒徐奋鹏自溟甫精纂，男春茂春盛同订，建业书林少泉李潮时行甫绣梓”。是书选择了

《诗经》中的诸多问题，汇纂了各家言论作答，其中包括他本人和儿子的答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五、《葩苑》，六册十二卷，写刻。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正文前题“临川笔洞山笠叟徐奋鹏著可与言，长男春茂著以意编，季男春盛著葩景录，同邑陟山主人张弘毅元士甫点定”。正文中，每段议论前即标明“可与言”、“以意编”与“葩景录”等，以示父子三人的不同言论。卷首有《著葩苑序》（残），曰“余家素习《诗经》，自先太祖以是经起家而数十传”云云，与《徐笔峒先生文集》中《内讼》一文的口气绝似，当为其自序。后刻两篇友人的赠序。接着排列了多篇专论：《诗教传流》、《诗言大概》、《诗意曲折》、《诗意要法》、《述笔峒先生谈经语》及《读葩苑凡例》等。徐氏所论，并非均从经学出发，也见文学观点。如《述笔洞先生谈经语》中有云：“诗人之言如绘工绘山川绘草木绘鸟兽，此犹其小者也，而犹善绘人情。”“三百篇中，有言中不露之旨，为有言外不尽之意，为学诗者讽咏其词，含茹其趣，其旨有不露处，切不可我口中代他说出来，其意有不尽处，切不可为他口中说尽头话。”正文中具体各篇所论，也有采撷他人之论者，其《读葩苑凡例》云：“自著者十之九，而采录他语者十之二。”

六、《诗经解注》，三册四卷，顺治戊戌（1658）归起先刊。此本系与陆化熙《诗通》的合刊本，上栏为《诗通》，下栏为《诗经解注》。卷首有顺治戊戌虞山归起先《序》，称：“《诗经解注》者，豫章徐笔峒先生本朱子《集传》而为之解者也。书自万历年间行于闽中，余舅氏王公处愚得以授余，遂习其句读而卒业焉。取而合之《集传》，则见其调适于一字之低昂，而畅达乎一篇之旨趣，且情文相生，宫商胥应，足以继先儒之声，发文人之笔，批郤导窾，游刃有余矣。”后为陆化熙《诗通序》及徐奋鹏《诗解注序》。徐《序》言及与《集传》之关系云：“尝见吾伊者苦句读之繁，漫兴者歛意义之

缺,于是乎泳之、游之、紬之、绎之,为之剗其剧蔓,为之补其漏略,为之疏其脉理,为之畅其论说,为之浹其筋髓,为之足其意趣,毫不敢违其原旨,毫不敢哆其浮靡,直以一生性灵,偕紫阳公寄傲风雅之林。”次有归起先孙复佺识语云:“先王父手授是编,曰:徐笔洞《解注》便于蒙求。”可见此书的特点与当时流行的情况。上海图书馆藏本有不少佚名硃笔手批。

七、《笔洞生四悟》,六册,万历壬子(1612)龙文泉、余礼斋同梓。日本内阁文库藏。其馆藏目录题《笔洞生新悟》,可能因卷首有奋鹏其甥胡昌舜的《笔洞徐先生新悟序》所致。而其书外封又题《四书夙悟》。其实,此书由《笔洞生先生新悟》、《笔洞生先生夙悟》、《笔洞生先生后悟》、《笔洞生先生近悟》组成。全书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序,选择若干章节后,以“新悟”、“夙悟”、“后悟”、“近悟”依次稍事阐释,“诸所发挥,皆先儒所未尝言。言之所出,皆其悟之所及”(龙文泉《新刻笔洞先生新悟小引》)。《刻四书辨俗自叙》:“予始著《夙悟》、《新悟》,海内竞传之,又因请购者多而及门问奇者累累焉,复著《后悟》,俱各有自序。”

八、《古今道脉》六函三十五卷三十五册,《大学》三卷,《中庸》四卷,《论语》十四卷,《孟子》十四卷。题“临川后学笔洞山徐奋鹏自溟甫精纂,金陵书坊思鸣郑大经道常甫梓行”。卷首有万历戊午(1618)焦竑、葛仁美两序及作者的自序和《凡例》数则。据编者自序及《凡例》称,“是书开局于乙卯之孟夏,终局于戊午之季冬”,“采录十年而稿乃备,又三年而本乃定”;“集中所采汉儒者百之一、二,所采宋儒者晦翁、纯公而外十之二、三焉,所采今儒者盈楮皆是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藏。

九、《四书讲意》,五册,《大学》、《中庸》合一册,《论语》与《孟子》各两册。万历己未(1619)刊,日本内阁文库藏。此书系汤宾